

這次你不用害怕，

因為第一屆普及文化研討會

是這樣

開始的！



七八年十一月上旬，文化新潮的老總說向朋友借了一個課室，問我可否籌備一系列收費的講座，一方面可推廣各種進步的西方思潮，另一方面亦可為雜誌籌募一些經費。我答應後便開始相約一些心目中的講者討論課程的內容，但在第一次會議上卻有部份人仕以為文化新潮的形象不好，被外間以為非常「焦積」，如果今次再舉辦這項活動，必會被文化界的朋友打為是目空一切的「新文化人」。經過輾轉的討論後，梁濃剛提議不如先搞一個類似早些時號外等合辦的「結構主義與符號學座談會」的研討會，但必須包裝得好些，討論的主題亦應較有普及的基礎，看看反應如何，才再考慮是否舉辦這一系列的講座。

要有普及基礎而又能在研討會裏嚴肅討論的主題，首選當然是普及文化了，況且我們在這個圈子裏的朋友較多，可以請到一些 STARDOM，作為講者（後來賺票程況踴躍，在一兩天內所有門卷全都售罄，大概再次証明了明星制度仍然是維持這個 SOCIAL HIERARCHY 的重要基礎。除了曾澍基因後來往歐洲旅遊外，第一次有出席討論的梁濃剛，陳冠中和我，便成為籌備這次

研討會的核心。跟着的工作便是一些其它的文化團體商討一同主辦，定演講的題目，邀請講者，和藝術中心商議舉行的地方等等。

在事前的宣傳方面，雖然我們有預早寄發新聞稿到各報章和電台，但除了主辦的幾份雜誌有列出廣告和報導外，就只有香港電台在十一號早上九時訪問梁濃剛，和新晚報的事前報導。

大專界今次的反應頗為熱烈，不少港大和浸會的朋友一早便前往購票，害得不少文化工作者未能賺票入座，更有不少朋友要求坐演奏廳的梯級，而票價照付。浸會傳理系的一位同學，更要求使用閉路電視轉播，讓傳理系的同學在另一個房間內收看，但後來可惜因場地問題，未能作出安排。

會前已聽說「七〇」會到時擾亂，但一直都以為只會是得個講字，但想不到「七〇」雖然是 FADED GLORY，但莫昭如亦不失為一員大將，往日雄風猶在；當日在藝術中心大門和中心外塗寫的大字，派發傳單，中午的街頭劇，亦為這次研討會生色不少，美中不足的是莫昭如演完街頭劇，竟和藝術中心的經理握手，不知是答謝他為「七〇」的幾位同志解圍，不至被警方干擾，還是代表著與高級文化的妥協。

無 聲